

小说眼·看中国
丛书

商昌宝 主编

教师队伍中的『零余者』『边缘人』，他们的生存状态？

凤凰琴

小说
视界中的
乡村教师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小说眼·看中国

丛书

凤凰琴

——小说视界中的乡村教师



商昌宝 主编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SH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凤凰琴：小说视界中的乡村教师 / 商昌宝编. —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7
(小说眼·看中国 / 商昌宝主编)

ISBN 978-7-5378-4161-0

I. ①凤… II. ①商…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9838 号

书 名：凤凰琴——小说视界中的乡村教师
编 者：商昌宝
责任编辑：王朝军
助理编辑：左树涛
书籍设计：张永文
印装监制：巩 璠

出版发行：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山西省太原市井州南路 57 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5628696（太原发行部）

010-57571328（北京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办）

传 真：0351-5628680 010-57571328

网 址：<http://www.bywy.com>

E-mail：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90×1240 1/32

字 数：252 千字

印 张：10.375

版 次：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7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78-4161-0

定 价：29.80 元

那一曲曲唱不尽 的赞歌与悲歌

——乡村教师题材中短篇小说论

商昌宝 王珊珊

序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组中短篇小说，不仅体现了选编者的个人偏好、审美趣味和欣赏水平，更是蕴含了选编者关注现实、关注底层思想的情怀。

不知何时，在中国的社会阶层中，出现了这样一个绝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人群：城里人或许永远无法感知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从来默默无闻、微不足道，如尘芥一般无所谓；农村人或许永远无法将他们忘怀，因为他们肩负着一代又一代农民的希望，尽管希望之于绝望不过春去冬来。这个特殊人群就是通常所说的乡村教师。

之所以说乡村教师这个阶层特殊，是因为他们职业鲜明而身份不明，即他们从事着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教育工作，并因此获得了蜡烛、园丁和灵魂工程师等美誉的名衔——“老师”，但是他们却因为“不在编”而被排除所谓“国家干部”的行列，所以尽管拥有了“老师”的名分，却不能享受“老师”的待遇，成为教师队伍中的边缘人、



零余者。

的确，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消费主义盛行的中国，部分达官显贵从来就高高在上，商界精英始终引领潮流，纨绔子弟总在演绎闹剧，艺术名伶不时地秀着恩爱。面对这些，作为知识精英的部分大学教授和各色评论家，自然也不甘心寂寞，在努力奉献学术 GDP 和巧取各种利益之余，也时不时地炮制着热点绯闻。既然如此，谁还有闲心去真正关注乡村教师这个弱势群体呢？

好在一些“不知趣”的小说家，以社会良知的情怀、鲜活细微的笔触，将昔日与现时乡村教师种种艰辛的生存境况呈现出来，尽管他们自身的能力尚显稚嫩、才华亟待提高，却也不失为文坛的一道风景吧。

一 世俗人 / 受害者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与作者的创作初衷和理念有着密切关系，这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但在这些乡村教师题材的小说中，它却着实被集体性地验证了。

这些小说创作者有意识地在为当下社会背书，从不同角度去揭示社会问题，为失去个人话语权的乡村教师呐喊。与以往“高大全”式或脸谱化的创作不同，呈现于小说家笔下的这些乡村教师，往往是有欲有求的世俗人，对情感、名利、富足生活有着最基本的渴望。然而，特殊身份却让这些欲望成为可望不可即的奢求，让其控制下的所有人都成为了受害者。

刘醒龙的中篇小说《凤凰琴》通过描写一群山村小学民办教师的生活境遇，为他们高唱了一首赞歌，也低吟了一曲悲歌。这是一群可

敬的人物，在荒凉贫困的偏远山村里，他们共同坚守着教师的职责，也保存了人性的善良。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私欲。当众人的欲求指向同一个目标——转正的时候，竞争、猜忌乃至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无可避免，种种高尚品质此时失去效力。就像作品中制造悬念、串联全文的线索——凤凰琴，美丽的名字、清越的弦音之后，是一个因行为而丑陋、因后果而惨痛的灰暗故事：张英才的舅舅为了唯一的转正名额娶了军官的侄女，自身条件更强的明爱芬明知无望，却硬要拖着刚刚生过孩子的身体去县里参加考试，结果因为蹚了冷水河，付出的代价是下半身的瘫痪和后半生的生不如死。凤凰琴是舅舅作为补偿送给明爱芬的礼物，喻指他终生难逃的良心谴责。张英才对此很愧疚，但忏悔既无法获得明爱芬的原谅，也难以阻止教师们的明争暗斗。明爱芬可以在填写完转正表后含笑而逝，“她”的悲剧却没有终结。悲剧之后隐藏着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期待着一个不仅仅诉诸个人道德的答案，让这些付出良多的教师不至一无所有，让乡村教育不再因为教师们的离去而前景堪忧。那么，谁应该为这些乡村教师的命运遭际负责？小说对此有暗示：转正名额对他们之所以重要，根本原因是付出和回报的严重不成正比，他们的生活已艰苦至斯，微薄工资却还被长时间拖欠，得到工资的条件，竟是在扫盲检查团到来时“为村党支部和全村人民争光添彩”，为达到这个效果，他们必须弄虚作假，谎报入学率。作者在叙述这些事的时候，批判的矛头显然不指向被时代裹挟的乡村教师。敢于提出这样的问题并做出力所能及的探索，是《凤凰琴》的价值所在，尽管这样的解读可能与作者刘醒龙创作小说的初衷相背离。

秦岭的小说《绣花鞋垫》从另一个角度叙述了乡村教师尴尬的生存现实：男教师因恋爱欲望不得满足而将女学生作为“培养对象”。



从城里下派到堡子中学支教的青年教师艾关诗为了让成绩优秀的苟大女子考上中专，隐瞒已有家室的事实，接受女学生的恋情和象征爱情的绣花鞋垫，利用这个关系为其补习功课，苟大女子最终考上中专。辛苦“培养”她三年的赵祖国却因承受不住打击而精神失常。在这一复杂纠葛中，人人都是施害者，也都是受害者。赵祖国为留住苟大女子而不尽力为其补习功课，甚至有意拉低其成绩的做法固然不对，但谁能提供正当地满足这一普通需求的途径呢？艾关诗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固然高尚，但是否能为隐瞒真相，骗取女孩情意的手段提供有力辩护？可除此之外，还有能让苟大女子重拾理想的办法吗？三人的悲剧并非个案，校长雷大麻与“培养”出来的妻子数十年“到底意难平”的婚姻，与昔年恋人半生咫尺天涯的爱情，是悲剧的另一种呈现形式。他之所以阻止赵祖国和苟大女子恋爱，某种程度上是赎罪，结果却让他良心上背负了更沉重的负担。这个充满悲情血泪的故事，再现了偏远山区乡村教师在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中顽强苟活，人人都在挣扎，人人又难逃现实命运的捉弄。那么，悲剧难以避免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被提出来的本身就是深刻的。

赵德发的《小镇群儒》讲述的也是一个有关乡村教师恋爱婚姻的故事，情节主线是多位男教师对刚分配来的美丽女教师宁静的追求。小说几乎不涉及学生，于是，社会赋予教师的道德期许影响甚微，乡村教师之于学生的拯救者意味消弭殆尽。知识和职业没有赋予他们高尚的精神，也没有激起多少波澜起伏。他们在平庸生活中面临情感困境，在对利益的精打细算间经营烦恼人生。作者既没有对个人进行道德审问，也没有针对乡村教师的命运进行社会性的批判，而着力书写的就是一群有着乡村教师身份的知识者的困顿与挣扎。围绕此可展开的思考是多角度的。一、知识者与土地的关系是怎样的？在小说里，

土地是他们的拖累，并不因“公办”“民办”的身份而有太大不同：公办教师李玉因身处乡村找不到理想伴侣；民办教师大老郝饿着肚子种地，累死在山沟里。然而，宁静为了求得安宁来到乡村的行为，又显示着知识者难以摆脱对乡土的美化想象，不由自主地把它当成心灵栖息地的复杂心理。二、面对困顿逼仄的生存处境，是否还有追求理想的必要性？在追求过程，是否应该持守一个价值标准？这个疑问在众人对宁静的追求中得以展现，他们之所以追求，无非是不愿完全陷入琐碎世俗的生活。所以，众人对宁静的“爱”，不仅有男女之爱，更有对理想的爱。但在追求过程中，他们的手段却把一切拖回世俗。最终的结果，没有一个人追求到宁静，所有人都亵渎了她。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精神没有更充实，而是更贫乏、失望、怀疑、颓废，并一如既往地忘却理想，麻木匍匐于现实面前。

二 主导者/边缘人

率先接受现代文明的城市与乡村是什么关系？具有现代思想的知识者与“乡土中国”是什么关系？百年来，此类问题被反复探讨、书写，其中有对城乡结构的思考，对现代文明与乡土文化关系的探索，也有现代知识者对自身定位的焦虑和茫然，对乡土农村的眷恋与批判，对自身缺陷的省察和反思。被列于这一主题之下的小说中的乡村教师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姿态，一种是主导者，一举一动皆为学生待人处事的风向标，此时的他们往往是乡土的代表；一种是边缘人，身在乡土却找不到归属感，此时的他们是现代知识者的典型。

李浩的《碎玻璃》和秦岭的《杀威棒》讲述的都是城乡对抗的故事，其中的乡村教师都是主导者，两篇小说因此具有了某种“互文性”。



《碎玻璃》中的胡老师自始至终都以一种蛮横的姿态排斥着“从市里转学来的”学生徐明，原因仅仅是他当众指出了她知识上的错误。作为主动进攻的强势者，她总是处心积虑、气势汹汹、乐此不疲地和学生争斗；徐明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且在情节推进中不断下滑，面对胡老师的攻击和羞辱，最初的轻微抵抗很快变为隐忍不言。然而，当徐明因胡老师的诬陷而不得不转学时，终于忍无可忍，在众目睽睽之下砸碎教室玻璃，用以牙还牙的方式完成了报复。这显示着知识面对强力，文明面对野蛮的无能为力；也意味着以暴力对抗暴力，以野蛮报复野蛮的戏码仍旧在反复上演，不知终场。小说中还刻画了众多如叙述者“我”一般的小学生，最初以旁观者的身份，同时观察着胡老师的横蛮无理、徐明的文雅沉默，但渐渐地也被“权力”和诱惑所驱使参与到故事中来了，昆虫为了得到胡老师的倚重而监视徐明并告密，“我”和徐奇漠然视之，从而构成了一个孩童单纯、干净的心灵被同化、被招安的精神悲剧。

《杀威棒》以作为乡村教师的“父亲”鞭打纠正他错误的城里“右派”的孩子甄文强开篇，进而回溯原因，原来这是“父亲”出于报复心理的发泄：知青返城使村里的小学瘫痪，识字不多而又是村里文化最高的父亲不得不受命代课。随着原因的阐明，小说提供了另一种思考角度：当城市将大部分教育资源收归己有，乡村怎么可能摆脱被城里人嘲笑的“愚昧落后”的状态？小说的结尾是，多年以后，回城并到美国留学的甄文强成为歌唱家，“我”是给城里人当苦差的“农民工”，社会地位的悬殊画出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阻隔了彼此的谅解与沟通。当父亲拒绝以恩师身份出面邀请甄文强回乡演出时，当甄文强在父亲病逝后礼节性地祭奠并要求带走那根陈列在县博物馆的杀威棒时，城乡之间和谐谅解的愿望瓦解，隔膜和伤害成为双方回忆的主题。若追

寻这一矛盾产生的原因，“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便浮出水面。说到底，父亲、“我”、甄文强都不过是时代风云变幻中的小人物，是历史阴影覆盖下的受害者。而不论是农民出身的“父亲”，还是成为知识人的甄文强，都尚未走出“文革”的阴影。

与之相对，在朱亚宁的《乡村教师》、余达忠的《李原的夜晚》和姜贻斌的《古祠堂》三个短篇小说中，乡村教师都是以边缘人的姿态出现，他们各自与身处其中的环境格格不入，体会着独异者的孤独与悲哀，却又因精神上的超越而带有一丝高傲和自诩。

《乡村教师》中的环境是庸俗的，琐碎的，人人汲汲于物质名利，对精神的探寻不屑一顾。作者并没有将主体情感投射其中，只是借助乡村教师“他”的视角，客观地描述出其眼中的世界。这个世界混乱、无聊、自私，人物和作者的情感倾向不言自明。但小说的悲剧性并不在无意义的生活本身，而在于“他”屈服于生活，被生活同化的过程和结果。小说开篇，他面对“硕大丑陋的夜壶”感到反感和无措。结尾，他“着实体会到重硕的夜壶不可或缺，并且尿毕感到一种不可言喻的舒服”。在这样一种悲剧的轮回里，有着作者对现代知识者精神状态的担忧和焦虑：身处信仰缺失、欲望泛滥、享乐至上的环境，现代知识者是否还有坚守信念的必要，是否还有不随波逐流的强大意志和能力？《乡村教师》是对这一思想命题的赓续。

在《李原的夜晚》中，传统男权文化控制下的牛角湾固陋愚昧，接受现代文明的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任何挫折都会成为止步不前乃至退回原点的原因。杨秀花进城打工的母亲“外面有了人，不肯回来”，人们便归咎于教育。这种观念最终导致了杨秀花的失学。作为教师的李原，希望凭借一己之力挽回这个有“灵性”“读得进书”的学生，试图说服杨秀花的父亲，并先后求告于寨佬杨嘎公和镇长，遭



到的却是如出一辙的冷漠、嘲笑和排斥。李原最终灰心，在一个清晨，“离开了还在黑暗和寒冷中沉睡着的枫林镇，离开了沉睡在黑暗更深处的地罗山”。知识没有让李原成为众人瞩目的标杆，更没有赋予他强大的拯救力，他的姿态始终柔弱，无力改变积重难返的社会文化，亦无法对抗内心巨大的挫败感，只能在“表姐”怀里寻求安慰，在心灰意冷后落荒而逃。因此小说的批判不仅仅指向愚顽的文化，也指向如李原一般拥有知识却没有强大意志力的现代知识者。

原始性和野蛮性是《古祠堂》中的乡村世界的突出特征，村民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中无知无觉地劳作、饶舌、打架，习惯邋遢破烂的穿着、肮脏混乱的环境。在他们的眼里，知识可有可无。在这种环境下，身为现代知识者的育秧深感无人可以沟通，便选择了自我边缘化，极少和村人交流，只将全部心血付与学生，因为在他们的脸上还能看到“求知的欲望”。育秧与农村的关系恰恰是中国现代知识者与“乡土中国”“在”而“不属于”关系的写照，处于孤立之境的他们以一己之力改变现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于是，或被同化，或选择逃离，乃至消亡，成为最常见的结局。育秧的自杀，是一种坚守的姿态，也在表明着自己不合作、不妥协的态度。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育秧趋于极端的精神洁癖和自闭也是促成其悲剧的重要原因，值得现代知识者自省和反思。

三 高尚者 / 奉献者

乡村教师尤其是乡村民办教师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精神之所以为人赞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艰辛的生存境况。普通人皆渴望有付出即有回报，但乡村的贫苦却注定了这些教师只能成为奉献者，无

欲无求地为乡村教育事业付出青春、汗水和人生。能这样甘心奉献且毫无怨言的人难得可贵，是值得书写、赞美的高尚者。然而，在主题相同的前提下，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对衡量作品优劣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将对一个集体崇高精神的想象作为塑造人物的依托，那么小说便很有可能成为作者思想的图解。

鲍十的中篇小说《纪念》记叙了骆长余为乡村教育无私奉献的一生。它采用双线交叉叙事的手法，一线叙述骆长余为搭盖新校舍付出的种种努力；一线以骆长余的儿子玉生的回忆为线索，对其一生进行了回顾。两线交汇于骆长余的死亡：为建成坚固校舍，他四处筹钱，挑选木材，在买完木材赶回三合屯的路上，瓢泼大雨把长年积劳、年迈体弱的骆长余击垮，一病不起以致溘然长逝。看到这里，令人不禁唏嘘感叹：骆长余的一生便是为乡村教育操劳奔波的一生，他将自己全部的生命都奉献给了学校和学生。拥有如此崇高精神的人物固然容易在读者心中激起崇敬之情，但也容易引起怀疑之意。几乎无私欲的骆长余周身散发着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光芒，极易成为理念的图解。鲍十较好化解了这个风险，他笔下的三合屯被提纯为一个类似于世外桃源的世界，这里民风醇厚，葆有着健康优美的人性和温暖真挚的人情味，无论友情、爱情、亲情、乡里之情，都历久弥新，朴实纯粹。在如此环境里，骆长余的出现理所应当。然而，这个建构起来的理想世界在强大的现实面前却脆弱到一触即碎，当骆长余因工程款不足而发动乡亲们捐款时，村民的积极让人感动却也让人疑惑：教育作为一项公共事业，为什么要靠十分贫穷的农民挤出钱财支撑？在招商引资方面极其积极的政府，此时怎么就缺席了？这样的情节虽然提高了小说的写实性，却在一定程度上瓦解着作者苦心营建的梦幻世界。

相较之下，曹延标的短篇小说《两个人的学校》因为始终维系了



他所构筑的美好世界而避免了《纪念》中的种种矛盾。小说的语言和情节一样干净简洁，共同编织出一个让人不愿探究、不忍怀疑的故事：

“头发已白”的邢老师为了满足家境贫困的伍苇上学的渴望，在已经无人的五百弓小学重新开课教书，以一己之力让伍苇拥有了一段与其他学生相似却不同的校园经历。伍苇三年级的时候，五百弓小学因为招不到学生而难以为继，他只好到镇上中心小学念书。那个只属于他和邢老师两个人的学校长久存留在记忆里，以至于“每次放学回家，经过五百弓小学时，伍苇总是扭过头望着荒凉的学校”。可以想到的是，这份童年记忆在他今后的生命里会不断在脑中浮现，记忆中的校园里只有一个老师、一个学生，但该有的活动、师生之间的礼节一项不缺。那位精心营建这一切的老师如此高尚，为他相信人世间善良人性和纯净情感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证明。而对于渴望得到片刻心灵栖息的读者来说，这个充满诗意的小故事也可以提供一种想象性的安慰。

以上两篇小说在塑造具有高尚人格、奉献精神的乡村教师之前，都对其生活环境进行了净化，使人物在一个理想空间中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在想象中生长的信任感可能会加深读者对现实的质疑。小说对读者的思维导向也会因此与作者初衷背道而驰。于是，如何以现实为背景塑造具有高尚精神的乡村教师而不给人以虚假感，便成为一个需要正视和关注的问题了。从这个方面加以考量，王新军的《一头花奶牛》值得一说。小说中的平川并没有多少可供想象的空间，它与其他乡村一样穷困，农民年复一年地在贫瘠的土地上耕耘，挣扎于温饱线以下。滞重的现实紧紧拖着教育发展的步伐：村长老万因村民生活“苦焦”而不忍发动大家捐款，甚至拿着以发展教育为名获得的教委批款修建自来水塔；校长王方林凭着同学的关系请教委领导吃饭才能磨下几万钱款。在这样一个更加贴近现实的农村世界里，乡村教

师王方林的所作所为才更为人信服。而在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时，作者详细描写的都是一些小事，如为了让学生尽快喝上牛奶费尽周折地给奶牛寻找病因，为了修建新校舍几次三番地跑教委筹款。但正因事小，王方林的形象才更具体可感，他的高尚品质和无私精神才更为人敬服。所以，虽然《一头花奶牛》不可避免地如同类小说一样把对乡村教师集体精神的想象投射于个人，在情节上人为设计的痕迹明显，却不失为一篇正视现实的佳作。

诚然，在欣慰之余，必须正视一个现实：到目前为止，在乡村教师这一题材中，还没有一部因为精到的艺术水准、深厚的思想内涵而成为文学经典，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尤其是对于自鲁迅所开创的乡土小说已近百年的历史，对于已走过一个多世纪的转型期乡土中国来说，这一题材和领域的小说创作尚未出现力透纸背、震撼人心的扛鼎力作，足见中国当下小说家在关注现实、反思历史等方面的力所不逮。或者说，如果中国作家可以站在一个更常识、更高远、更人性、更具普世情怀和反思能力的视角，对乡村教师、乡土中国的生活境况和命运遭际，有一个更为深切、透彻、博大和强健的观照和书写，那么，当下中国文学将不再是一个表面繁荣，内里空虚、乏味甚至变态到自鸣得意的情形。

尽管存在这样一些不足和缺憾，编者所持的态度也明显是欣赏却并不满足，但之所以还要将这个集子奉献给读者，目的不过是要呈现现实中国乡村的困窘、乡村教育的滞后以及乡村教师的悲惨命运和残酷遭际，意在引起疗救的注意，也给一些沉迷于莺歌燕舞、盲目乐观、娱乐至死状态中的国民泼点冷水，降降温。同时，也寄希望于那些具备创作才华，有良知、敢承担的人，以这些小说为起点，将包括乡村



教师在内的乡土中国更多的创痛、凄苦等深层次的问题揭示出来，为这个世界增加一些真实的声音，也为中国文学挽回一些颜面。

当然，无论选编者有何愿望，如何阐释，聪慧的读者的阅读感受才是真正检验这一切的硬道理。

2014年2月8日于天津师范大学学者公寓

目录

秦 岭	_ 绣花鞋垫	001
刘醒龙	_ 凤凰琴	048
曹延标	_ 两个人的学校	105
鲍 十	_ 纪 念	120
姜贻斌	_ 古祠堂	163
李 浩	_ 碎玻璃	176
王新军	_ 一头花奶牛	198
余达忠	_ 李原的夜晚	234
赵德发	_ 小镇群儒	250
朱亚宁	_ 乡村教师	288
秦 岭	_ 杀威棒	305

绣花鞋垫

— 秦 岭 —

—

堡子中学的男教师和女学生之间，又有新故事了。

男教师和女学生之间的关系无论怎么定义也脱离不了教与学的关系，但是，当男教师和女学生之间的关系变得很不一般的时候，用堡子人的话说，俩人好上了，那关系就有意思了。其实，堡子中学自解放以来，这样的故事就没断过头儿，譬如现在正在发生着的这个事情，无非是初三班班主任、民办教师赵祖国看上了自己的学生苟大女子同学，想把苟大女子同学培养成自己的老婆。

苟大女子同学可是出脱得越来越好看了。她四年前十六岁时开始上初三，那时候就已经发育得不错，但堡子中学的广大教职员工，尤其是教师中的光棍们谁也不好意思往深处想，往深处想一位异性未成年人太有些说不过去，有悖于师道尊严、为人师表的古训，甚至有些无耻、下流、卑鄙，对人家一位农村女中学生胡思乱想什么？苟大女